



企鹅青少年文学经典系列

柳林风声

[英] 肯尼斯·格雷厄姆 著

梭小宇 绘

杨静远 译

中信出版集团

企鹅青少年文学经典系列



柳林风声

[英] 肯尼斯·格雷厄姆 / 著

棱小字 / 绘

杨静远 / 译

中信出版集团·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林风声 / (英) 肯尼斯·格雷厄姆著; 梭小宇绘;
杨静远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1
(企鹅青少年文学经典系列)
书名原文: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ISBN 978-7-5086-7956-3

I. ①柳… II. ①肯… ②梭… ③杨… III. ①童话—
英国—现代 IV. ①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4712号

Published by the Penguin Group
Penguin Books Ltd, 80 Strand, London WC2R 0RL, England
Copyright © Penguin Random House China, 2017
Cover Illustration Copyright © Daniela Jaglenka Terrazzini
ALL RIGHTS RESERVED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柳林风声

著者: [英] 肯尼斯·格雷厄姆

绘者: 梭小宇

译者: 杨静远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承印者: 深圳当纳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8 $\frac{1}{8}$ 字数: 150千字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 ISBN 978-7-5086-7956-3

定价: 48.00元

策划出品: 中信童书

策划编辑: 许美琳 宿欣 特邀编辑: 苗辉 王璐璐

责任编辑: 陈晓丹 营销编辑: 王澜 王馨可

封面设计: 阿猛 徐婕 内文排版: 壹原视觉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1	河 岸	001
2	大 路	021
3	野 林	041
4	獾先生	061
5	重返家园	081
6	蟾蜍先生	103
7	黎明前的笛声	123
8	蟾蜍历险记	141
9	天涯旅人	161
10	蟾蜍历险续记	185
11	蟾蜍泪下如雨	209
12	荣归故里	233



河 岸

整个上午，鼯鼠都在勤奋地干活，为他小小的家做春季大扫除。先用扫帚扫，再用掸子掸，然后登上梯子、椅子什么的，拿着刷子，提着灰浆桶刷墙，直干到灰尘呛了嗓子，迷了眼，全身乌黑的毛皮溅满了白灰浆，腰也酸了，臂也痛了。春天的气息，在他头上的天空里吹拂，在他脚下的泥土里游动，在他四周飘荡。春天那奇妙的追求、渴望的精神，甚至钻进了他那阴暗低矮的小屋。怪不得他猛地把刷子往地上一扔，嚷道：“烦死人了！去它的！什么春季大扫除，见它的鬼去吧！”连大衣也没顾上穿，就冲出家门了。上面有种力量在急切地召唤他，于是他向着陡峭的地道奔去。这地道，直通地面上的碎石子大车道，而这车道是属于那些住在通风向阳的居室里的动物的。鼯鼠又掏又挠又爬又挤，又挤又爬又挠又掏，小爪子忙个不停，嘴里还不住地念念叨叨：“咱们上去喽！咱们上去喽！”末了，噗的一声，他的鼻尖钻出了地面，伸到了阳光里，跟着，身子就在一块大草坪暖暖的软草里打起滚儿来。

“太棒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可比刷墙有意思！”太阳晒在他的毛皮上，暖烘烘的，微风轻抚着他发热的额头。在洞穴里蜚

居了那么久，听觉都变得迟钝了，连小鸟欢快的鸣唱，听起来都跟大声喊叫一样。生活的欢乐，春天的愉悦，又加上免了大扫除的麻烦，他乐得纵身一跳，腾起四脚向前飞跑，横穿草坪，一直跑到草坪尽头的篱笆前。

“站住！”篱笆豁口处，一只老兔子喝道，“通过私人道路，得交六便士！”鼯鼠很不耐烦，态度傲慢，根本没把老兔子放在眼里，一时倒把老兔子弄得不知如何是好。鼯鼠顺着篱笆一溜小跑，一边还逗弄着别的兔子，他们一个个从洞口探头窥看，想知道外面到底吵些什么。“蠢货！蠢货！”他嘲笑说，不等他们想出一句解气的话来回敬他，就一溜烟跑得没影儿了。这一来，兔子们七嘴八舌互相埋怨起来：“瞧你多蠢，干吗不对他说……”“哼，那你干吗不说……”“你该警告他……”诸如此类，照例总是这一套。当然喽，照例总是——太晚啦。

一切都那么美好，好得简直不像是真的。他跑过一片又一片的草坪，沿着矮树篱，穿过灌木丛，匆匆地游逛。处处都看到鸟儿做窝筑巢，花儿含苞待放，叶儿挤挤攘攘——万物都显得快乐、忙碌、奋进。他听不到良心在耳边嘀咕：“刷墙！”只觉得，在一大群忙忙碌碌的公民当中，做唯一的一条懒狗，是多么惬意。看来，休假最舒心的方面，还不是自己得到休憩，而是看到别人都在忙着干活。

他漫无目的地闲逛着，忽然来到一条水流丰盈的大河边，他觉

得真是快乐绝顶了。他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一条河哩！这只光光滑滑、蜿蜒蜒蜒、身躯庞大的动物，不停地追逐，轻轻地欢笑。它每抓住什么，就咯咯地笑，把它们扔掉时，又哈哈大笑，转过来又扑向新的玩伴。它们挣扎着甩开了它，可到底还是被它逮住，抓牢了。它浑身颤动，晶光闪闪，沸沸扬扬，吐着漩涡，冒着泡沫，喋喋不休地唠叨个没完。这景象，简直把鼯鼠看呆了，他心驰神迷，像着了魔似的。他沿着河边，迈着小碎步跑，像个娃娃紧跟在大人身边，听他讲惊险故事，听得入了迷似的。他终于跑累了，在岸边坐了下来。可那河还是一个劲儿向他娓娓而谈，它讲的是世间最好听的故事。这些故事发自内心深处，一路讲下去，最终要向那听个没够的大海倾诉。

他坐在草地上，朝着河那边张望时，忽见对岸有个黑黑的洞口，恰好在水面上边。他出神地想，要是一只动物要求不过奢侈，只想有一处小巧玲珑的河边住宅，涨潮时淹不着，又远离尘嚣，这个住所倒是蛮舒适的。他正呆呆地凝望，忽然觉得，那洞穴的中央有个亮晶晶的小东西一闪，忽隐忽现，像一颗小星星。不过，出现在那样一个地方，不会是星星。要说是萤火虫嘛，又显得太亮，也太小。望着望着，那个亮东西竟冲他眨巴了一下，可见那是一只眼睛。接着，围着那只眼睛，渐渐显出一张小脸，恰似一幅画，嵌在画框里。

一张棕色的小脸，腮边有两撇胡须。

一张神情严肃的圆脸，眼睛里闪着光，就是一开始引起他注意的那种光。

一对精巧的小耳朵，一头丝一般浓密的毛发。那是河鼠！

随后，两只动物面对面站着，谨慎地互相打量。

“嘿，鼹鼠！”河鼠招呼道。

“嘿，河鼠！”鼹鼠答道。

“你愿意过这边来吗？”河鼠问。

“唉，说说倒容易。”鼹鼠没好气地说，因为他是初次见识一条河，还不熟悉水上的生活习惯。

河鼠二话没说，弯腰解开一条绳子，拽拢来，然后轻轻地跨进鼹鼠原先没有注意到的一只小船。那小船外面漆成蓝色，里面漆成白色，大小恰能容下两只动物。鼹鼠的心一下子飞到了小船上，虽然他还不明白它的用场。

河鼠干练地把船划到对岸，停稳了。他伸出一只前爪，搀着鼹鼠小心翼翼地走下来。“扶好了！”河鼠说，“现在，轻轻地跨进来！”于是鼹鼠惊喜地发现，自己真的坐进了一条真正的小船的尾端。

“今天太美了！”鼹鼠说。这时，河鼠把船撑离岸边，拿起双桨。“你知道吗，我这辈子还从没坐过船哩！”

“什么？”河鼠张大嘴巴惊异地喊道，“从没坐过——你是说你从没——哎呀呀——那你都干什么来着？”

“坐船真那么美吗？”鼯鼠有点儿不好意思地问。其实，在他斜倚着座位，仔细打量着坐垫、桨片、桨架，以及所有那些令人神往的设备，感到小船在身下轻轻摇曳时，他早就相信这一点了。

“你说美？这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美事。”河鼠俯身划起桨来，“请相信我，年轻的朋友，世界上再也没有——绝对没有——比乘船游览更有意思的事啦。什么也不干，只是游览。”他梦呓般地喃喃说，“坐在船上，到处游览，游览——”

“当心前面，河鼠！”鼯鼠忽地惊叫一声。

太迟了。小船一头撞到了岸边。那个如痴如梦的、美滋滋的船夫四脚朝天，跌倒在船底。

“坐在船上——或者跟着船——到处游览。”河鼠开怀大笑，一骨碌爬起来，若无其事地说下去，“待在船里，或者待在船外，这都无所谓。好像什么都无所谓，这就是它叫人着迷的地方。不管你上哪儿，或者不上哪儿；不管你到达目的地，还是到达另一个地方，还是不到什么地方，你总在忙着，可又没专门干什么特别的事。这件事干完，又有别的事在等着你，你乐意的话，可以去干，也可以不干。好啦，要是今天上午你确实没别的事要做，那咱们是不是一块儿划到下游去，逛它一整天？”

鼯鼠乐得直晃脚丫子，腆着胸脯，舒心地长嘘一口气，惬意地躺倒在软绵绵的坐垫上。“今天我可要痛痛快快地玩它一天！”他说，“咱们这就动身吧！”



“那好，等一等，只消一会儿！”河鼠说。他把缆绳穿过码头上的一个环，系住，然后爬进码头上面自家的洞里，不多时，摇摇晃晃地捧着一只硕大的藤条午餐篮子出来了。

“把它推到你脚下。”河鼠把篮子递上船，对鼯鼠说。然后他解开缆绳，拿起双桨。

“这里面都装着些什么？”鼯鼠好奇地扭动着身子。

“有冷鸡肉，”河鼠一口气回答说，“冷舌头冷火腿冷牛肉腌小黄瓜沙拉法国面包卷三明治罐焖肉姜汁啤酒柠檬汁苏打水……”

“行啦，行啦，”鼯鼠眉飞色舞地喊道，“太多了！”

“你真的认为太多了？”河鼠一本正经地问，“这只是我平日出游常带的东西，别的动物还老说我是个小气鬼，带的东西刚刚够吃哩！”

可河鼠的话，鼯鼠半点儿也没听进去。他正深深地沉迷在这种新的生活里，陶醉在波光、涟漪、芳香、水声、阳光之中。他把一只脚爪伸进水里，做着长长的白日梦。心地善良的河鼠，只管稳稳当地划着桨，不去惊扰他。

“我特喜欢你这身衣裳，老伙计。”约莫过了半个钟头，河鼠才开口说话，“有一天，等我手头方便时，我也要给自己搞一件黑丝绒吸烟服穿穿。”

“你说什么？”鼯鼠好不容易才清醒过来，“你大概觉得我这人很不懂礼貌吧，可这一切对我是太新鲜了。原来，这——就

是——一条——河。”

“是这条河。”河鼠纠正说。

“那么，你真的是生活在这条河边喽？多美呀！”

“我生活在河边，同河在一起，在河上，也在河里。”河鼠说，“在我看来，这条河，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姑姑姨姨，我的伙伴，它供我吃喝，也供我洗涮。它就是我的整个世界，另外的世界，我都不需要。凡是河里没有的，都不值得要，凡是河所不了解的，都不值得了解。主啊！我们在一块儿度过了多少美妙的时光啊！不管春夏秋冬，它总有趣味，总叫人兴奋。二月里涨潮的时候，我的地窖里灌满了脏兮兮的汤，黄褐色的河水从我最讲究的卧室的窗前淌过。等落潮以后，一块块泥地露了出来，散发着葡萄干蛋糕的气味，河道里淤满了灯芯草等水草。这时，我又可以在大部分河床上随便溜达，不会弄湿鞋子，可以找到新鲜食物吃，还有那些粗心大意的人从船上扔下来的东西。”

“不过，是不是有时也会感到有点儿无聊？”鼹鼠壮着胆子问，“光是你跟河一道，没有别的人跟你拉拉家常？”

“没有别的人？——咳，这也难怪，”河鼠宽宏大量地说，“你初来乍到嘛，自然不明白。现如今，河上的居民已经拥挤不堪，许多人只好迁走了。河上的光景，今非昔比啦。水獭呀，鱼狗呀，鸕鶿呀，松鸡呀，等等，成天围着你转，求你干这干那，就像咱自个儿没有自己的事要料理似的。”

“那边是什么？”鼯鼠扬了扬爪子，指着河那边草地后面黑黝黝的森林。

“那个吗？哦，那就是野林。”河鼠简略地回答，“我们河上居民很少去那边。”

“他们——那边的居民，他们不好吗？”鼯鼠稍有点儿不安地问。

“嗯，”河鼠回答，“让我想想。松鼠嘛，不坏。兔子嘛，有的还好，不过兔子是杂七杂八的。当然，还有獾。他就住在野林正中央，别处他哪儿也不愿住，哪怕你花钱请他他也不干。亲爱的老獾！没有人打搅他。最好别去打搅他。”河鼠意味深长地加上一句。

“怎么，会有人打搅他吗？”鼯鼠问。

“嗯，当然，有的——有另外一些动物，”河鼠吞吞吐吐地说，“黄鼠狼啊——白鼬啊——狐狸呀，等等。他们也并不全坏，我和他们处得还不错，遇上时，一块儿玩玩什么的。可他们有时会成群结队闹事，这一点不必否认。再说，你没法真正信赖他们，这也是事实。”

鼯鼠知道，老是谈论将来可能发生的麻烦事，哪怕只提一下，都不合乎动物界的礼仪规范，所以，他抛开了这个话题。

“那么，在野林以外远远的地方，又是什么？”他问，“就是那个蓝蓝的、模模糊糊的地方，也许是山，也许不是山，有点儿像城市里的炊烟，或者只是飘动的浮云？”

“在野林外边，就是大世界，”河鼠说，“那地方，跟你我都不相干。那儿我从没去过，也不打算去；你要是头脑清醒，也绝不要去。以后请别再提它。好啦，咱们的泅水湾到了，该在这儿吃午饭了。”

他们离开主河道，驶进一处乍看像陆地环抱的小湖的地方。周边，是绿茸茸的青草坡地。蛇一般曲曲弯弯的褐色树根，在幽静的水面下发光。前方，是一座高高隆起的银色拦河坝，坝下泡沫翻滚。相连的是一个不停地滴水的水车轮子，轮子上方，是一间有灰色山墙的磨坊。水车不停地转动，发出单调沉闷的隆隆声，可是磨坊里又不时传出阵阵清脆欢快的低声说话声。这情景实在太动人了，鼹鼠不由得举起两只前爪，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哎呀！哎呀！哎呀！”

河鼠把船划到岸边，靠稳了，把仍旧笨手笨脚的鼹鼠平安地扶上岸，然后扔出午餐篮子。

鼹鼠央求河鼠准许他独自开篮取出食物。河鼠很乐意依他，自己便伸直全身仰卧在草地上休息，听由他兴奋的朋友去摆弄。鼹鼠抖开餐布，铺在地上，一样一样取出篮子里的神秘货色，井井有条地摆好。每次新的发现，都引得他惊叹一声：“哎呀！哎呀！”全都摆放就绪后，河鼠一声令下：“现在，老伙计，开嚼！”鼹鼠非常乐于从命，因为他那天一早就按常规进行春季大扫除，马不停蹄地干，一口没吃没喝，以后又经历了这许多事，仿佛过了好

些天。

“你在看什么？”河鼠问。这时，他俩的辘辘饥肠已多少得到了缓解，鼯鼠已经能够把眼光稍稍移开餐布，投向别处了。

“我在看水面上移动着的一串泡沫，”鼯鼠说，“觉得它怪好玩的。”

“泡沫？啊哈！”河鼠高兴地吱喳一声，样子怪招人喜欢的，像在对谁发出邀请。

岸边的水里，冒出一只宽扁发亮的嘴。水獭钻出水面，抖落掉外衣上的水滴。

“贪吃的花子们！”他朝食物凑拢去，“鼠兄，怎么不邀请我呀？”

“这次野餐是临时动议的。”河鼠解释说，“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鼯鼠。”

“很荣幸。”水獭说，两只动物立刻成了朋友。

“到处都闹哄哄的！”水獭接着说，“今几个仿佛全世界都到河上来了。我到这洄水湾，原想图个清净，不料又撞上你们二位！至少是——啊，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知道的。”

他们背后响起了一阵窸窣声，是从树篱那边传来的。树篱上，还厚厚地挂着头年的叶子。一个带条纹的脑袋，脑袋下一副高耸的肩膀，从树篱后面探出来，窥望着他们。

“过来呀，老獾！”河鼠喊道。